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WH集团跨界并购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
应对研究

研究生姓名: 秦伟琪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孟志华 副教授 韩旺 注册会计师

学科、专业名称: 审计硕士

研究方向: 社会审计

提交日期: 2023年06月19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秦伟琪 签字日期： 2023.06.10

导师签名： 孟祥 签字日期： 2023.06.15

导师(校外)签名： 薛 12 签字日期： 2023.06.14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秦伟琪 签字日期： 2023.06.10

导师签名： 孟祥 签字日期： 2023.06.15

导师(校外)签名： 薛 12 签字日期： 2023.06.14

**Research on the audit risk response of WH
Group'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andidate: Qin Weiqi

Supervisor: Meng Zhihua Han Wang

摘要

传统行业企业面临盈利水平下降、发展速度缓慢、转型升级困难等难题，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对其他新兴行业企业进行跨界并购是许多传统行业企业的选择，然而随着“天山生物并购大象广告”、“粤传媒并购香榭丽”等并购失败案例的发生，企业并购重组，尤其是跨界并购受到资本市场的重点关注。无论是一般并购还是跨界并购，在并购的过程中，并购方为了更好的防范风险，降低并购失败的可能性，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企业进行审计，但由于跨界并购双方在行业发展状况、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以及存在更大的风险，那么如何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防范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和阅读国内外学者关于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研究以及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运用案例研究法对跨界并购审计风险展开研究。从影响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因素以及跨界并购审计的特殊性入手，为后文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识别打下基础。同时，为了更直接明了地展现跨界并购不同阶段所存在的审计风险，通过 WH 集团跨界并购 J 教育的实际案例，将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分析嵌入企业并购筹备、实施和整合三个阶段，再结合跨界并购审计过程中的检查风险来分析跨界并购中可能存在的审计风险。在识别出不同并购阶段的审计风险以及相关的检查风险后，针对性的提出审计风险应对措施。如在并购筹备阶段，应当充分了解跨界并购企业双方内外部环境；在并购实施阶段，重点关注交易中商誉确认及价值评估问题；在并购整合阶段，注重企业经营管理各方面的整合；对于检查风险，制定详细审计方案、建立专业审计团队；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而言，加强质量控制等。通过研究，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审计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也能够为进行类似并购的企业带来一些启发。

关键词：跨界并购 并购审计风险 WH 集团 审计风险应对

Abstract

In order to break this dilemma,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enterprises in other emerging industries are the choice of many traditional industry enterprises, but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ianshan Bio M&A Elephant Advertising", "Guangdong Media M&A Champs-Elys" and other M&A failure cases, corporate M&A and restructuring, especially cross-border M&A,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apital market. Whether it is gener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r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order to better prevent risks and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merger failure, the acquirer will hire an accounting firm to audit the target enterprise, but due to the large degree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erm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business model and management philosophy,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may face more difficulties and greater risks in the audit work, so how to prevent possible risk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uses the case study method to study cross-border M&A audit risk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and reading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cross-border M&A audit risks and expounding relevant basic theories. Starting from the factors affecting cross-border M&A audit risks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ross-border M&A audits, this paper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oss-border M&A audit risks later.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more directly and clearly show the audit risks existing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ross-border M&A, through the actual case of WH Group's cross-border M&A J educ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risk is embedded in the three stages of enterprise M&A 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inspection risk in the cross-border M&A audit process to analyze the possible audit risks in cross-border M&A. After identifying the audit risks and related inspection risks at different M&A stages, we propose audit risk countermeasures. For example, in the preparation stage of M&A,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both parties to cross-border M&A should be fully understood; In the M&A implementation stage, focus on goodwill recognition and value assessment in transactions; In the stag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all aspect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checking risks, formulate detailed audit plans and establish professional audit teams; For accounting firms as a whole, strengthen quality control, etc.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hoped that it can play a guiding role in auditing practic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also bring some inspiration to enterprises that have made simila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Keywords: Cross-border M&A; M&A audit risk; WH Group; Audit risk response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2
1.2.1 国外研究现状	2
1.2.2 国内研究现状	4
1.2.3 文献述评	6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7
1.3.1 研究内容	7
1.3.2 研究方法	8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9
2.1 相关概念界定	9
2.1.1 跨界并购	9
2.1.2 并购审计	9
2.1.3 并购审计风险	10
2.2 相关理论基础	10
2.2.1 委托代理理论与并购审计	10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并购审计风险	11
2.2.3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与并购审计过程	11
3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及特殊考虑	12
3.1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	12
3.1.1 并购筹备阶段审计风险影响因素	12
3.1.2 并购实施阶段审计风险影响因素	13
3.1.3 并购整合阶段审计风险影响因素	14

3.1.4 并购检查风险影响因素	14
3.2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特殊考虑	15
3.2.1 审计范围的特殊性	15
3.2.2 审计关系的特殊性	16
3.2.3 审计报告要求的特殊性	16
4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审计风险案例分析	18
4.1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背景介绍	18
4.1.1 并购双方概况	18
4.1.2 并购过程概述	18
4.2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审计风险识别	21
4.2.1 并购筹备阶段重大错报风险	21
4.2.2 并购实施阶段重大错报风险	27
4.2.3 并购整合阶段重大错报风险	30
4.2.4 并购检查风险	32
5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应对措施	37
5.1 并购筹备阶段重大错报风险应对措施	37
5.1.1 充分了解并购双方内外部环境	37
5.1.2 充分了解企业并购目的	37
5.2 并购实施阶段重大错报风险应对措施	38
5.2.1 充分利用相关专家工作	38
5.2.2 明确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	38
5.2.3 商誉确认风险的应对	38
5.3 并购整合阶段重大错报风险应对措施	39
5.3.1 关注人事、经营及财务资源的整合	39
5.3.2 业绩承诺风险的应对	39
5.4 并购检查风险应对措施	39
5.4.1 建立完善的跨界并购审计程序	39
5.4.2 制定详尽的跨界并购审计方案	40
5.4.3 重视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41

5.5 审计风险整体控制措施	41
5.5.1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	41
5.5.2 加强专业化审计人才的培养	41
5.5.3 加强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42
5.5.4 合理分配审计资源	42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43
6.1 研究结论	43
6.2 不足与展望	43
参考文献	45
致 谢	49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并购重组具有对企业规模、资金及技术等资源进行整合的优势，是我国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手段。2014年至202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数量呈不断增长趋势。到2016年，由于企业重组政策和规制的收紧，企业并购数量有所下降。然而，根据Wind金融数据终端的统计，2021年A股累计发生了2505起并购重组事件，完成并购重组项目多达873个，总金额达到了8500亿元，与去年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企业并购仍然是活跃的主体。

在这样的并购趋势下，如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中介机构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些中介机构能否做到勤勉尽责，不仅是对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督，也对企业并购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中国证监会2021年公布的案件办理情况通报显示：一方面，在2021年，我国被公开处罚的企业内幕交易案件数量为201件，在所有处罚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为33%，并且，在这些内幕交易处罚案件中，大部分为并购重组案件，所占比例高达64%。另一方面，中介机构的违法和违规行为也有所增加，全年有39例案件被立案调查，比上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中会计师事务所28起，涵盖年报审计、并购重组等多个业务环节。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企业在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的一种非日常交易行为，具有筹备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等特点。而且，并购重组通常会给利益相关者呈现出利好的信号，并购方有很大概率为了获取更多的投资以及关注度而开展恶意并购。除此之外，在企业并购中，尤其是在跨界并购中，商誉减值、业绩承诺无法完成、子公司失控等问题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并购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需要着重关注的风险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由于并购环境相对较为复杂、所涉及到的审计范围也较大，所以对注册会计师来说，其所面临的风险也会越高。尤其是对于跨界并购而言，并购双方的行业环境往往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双方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也有着显著不同，那么，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如何对这些风险进

行识别和防范，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从 2014 年开始，我国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并购教育行业企业的案例数量迅速攀升，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2015 到 2018 年间，并购数量呈不断上升态势，并且在 2018 年达到峰值，数量高达 31 起。但在 2019 到 2020 年，随着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教育行业活跃程度有所下跌，教育并购事件出现了下降趋势，而在 2021 年，又呈现出上升趋势，达到了 24 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并购数量受到政策法规一定的影响，但其实对于教育企业的并购热度一直没有减弱。但是，随着企业每年会计信息的公开披露，它们在跨界并购中所面临的业绩承诺、经营整合和统筹管理等风险不断地暴露出来。因此，以传统企业跨界并购教育企业为例，对并购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进行具体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当前关于跨界并购的研究主要以并购绩效以及并购动因为主，对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研究较为缺乏，并且相关研究大多也都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缺乏与实际案例相融合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从跨界并购的角度出发，采取案例分析的方式，对跨界并购不同阶段中的审计风险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跨界并购审计风险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和完善。

(2) 实践意义

本文选取了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此次并购属于跨界并购，且该案例是当年最大的教育企业并购案例，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并购双方在并购中形成了巨额的商誉，对于跨界并购审计来说是一个重大风险点。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跨界并购审计中存在的风险点，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为跨界并购审计工作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 审计风险的定义

国外关于审计风险定义的提出较早,早在 1961 年 K. stringer 就提出,审计风险即审计人员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风险,并表示审计风险受到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影响。AICPA 于 1973 年发布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亦明确提出,审计风险与可靠性密切相关,进一步印证了 K. stringer 的观点。为后续审计风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审计工作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关于审计风险的定义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蒙哥马利审计学》(1999)指出,审计风险包括双层含义:一是企业财务报表自身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二是审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国际审计准则》(2004)第二十五号《重要性和审计风险》将其界定为:“审计人员对真实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财务报表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的风险”。

(2) 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

Zohreh Hajiha (2012) 选择了数十种可能会对审计风险产生影响的因素,运用德尔菲法分析了其对审计风险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环境对审计风险中审计环境的影响最为显著。Kochetova (2013) 的研究从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评估入手,将其与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相联系,结果表明,审计人员对业务流程层面风险识别的结果会影响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Han S (2016) 发现,随着企业对 IT 技术的投入越来越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也越来越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该类企业的审计风险也越来越大。

(3) 审计风险的识别与应对

Kida (1993)、Low (2004) 和 Fearnley, Beattie and Brandt (2005), 对各种不同的审计案例进行深度探究和详细分析之后发现,虽然审计案例不同但是对于审计风险的识别与应对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学者们统一认为注册会计师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适应不同审计环境下的审计工作,并且还指出审计人员独立性、事务所所处的审计行业环境都会对审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Shenglan Chen (2017) 在对审计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在执行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审计方案制定的详略程度与审计风险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开展具体的审计工作前,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方案指定的越详细审计风险越低。

(4) 并购审计风险相关研究

Healy. Palepund Ruback (1992) 在对并购审计失败的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指出：在一项企业并购活动中，如果是因为出现审计风险而导致并购失败的情况，注册会计师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因为并购方为了顺利完成并购，聘请注册会计师支付了大量的审计费用。Florin Dobre (2012) 从并购后并购双方进行整合的角度出发，对并购的审计风险进行分析。他指出，整合阶段的审计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并购双方整合效果不佳甚至整合失败，对于企业来说会造成内部不稳定、盈利水平下降等后果，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则会增加其审计风险。McNichols (2015) 对各个行业发生的企业并购活动中，标的企业的估值溢价程度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标的企业的估值溢价程度越高会导致合并后企业的风险程度越高，并且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企业估值溢价程度更高，相应的风险也更高。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 审计风险的定义

朱荣恩 (1988) 提出，审计风险是审计人员对审计对象界定不合理或审计流程设定不恰当而导致审计结论偏离实际情况的可能性。从此以后，我国学术界对审计风险展开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张楚堂 (2001) 指出，关于审计风险的认定，必须具备两个前提：第一是审计人员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第二是审计人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会因此造成损害。朱小平和叶友 (2003) 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审计风险的研究，认为审计风险仅为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不包括审计主体遭受损害的可能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审计风险定义的解释是：当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时，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2) 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

吴溪等 (2014) 通过对 2011-2013 年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约谈资料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后发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预防性约谈”机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风险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预防性约谈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但目前并没有产生显著效应。王丽等 (2015) 的理论分析表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受到外部宏观环境的间接影响。经济、法律政策与行业发展状况等风险因素会对企业的战略以及公司治理造成冲击，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营方式，最终影响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穆建亚 (2015) 认为与审计程序

和审计方法相比,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问题在更大程度上会对审计风险造成更广泛的影响。基于此,学者提出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职业道德审查,是降低审计风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章琳(2016)以金亚科技所具有的重大错报风险为切入点,对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指出如果上市公司没有设计合理并且运行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会增加,从而提高了审计风险。

(3) 审计风险的识别与应对

我国学者对于审计风险的识别与应对研究开展得较晚,余玉苗(2004)从审计主体角度探讨了如何有效地识别和防范审计风险,提出了事务所应当深入了解其审计对象的经营状况及行业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事务所应该加强对其从业人员业务素质的培养;钟峰(2012)指出审计风险的有效防控,必须要有健全的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完善的复核制度,规定相应的惩处条例,拓宽审计信息的披露途径;赵丹与张红英(2015)认为对于审计工作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及内外部环境风险等问题,应建立政府、社会、企业内部三位一体的审计监督制度。唐建新等(2015)通过研究得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事务所规模越大,其组织架构往往越完善,也越注重审计质量的管控,从而有效降低审计风险。龙子午与王云(2016)表示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应将大数据等技术引入到审计流程,能够有效防止公司为了一己私欲而产生的财务欺诈行为,降低其对审计风险的影响。徐峥(2020)提出当下导致审计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是由于注册会计师未做到勤勉尽责,包括未按审计准则实质性审计程序、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等。

(4) 并购审计风险相关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并购重组中的审计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潘峰(2012)着眼于实际发生的并购案例,认为在并购过程中存在的审计风险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被并购方的价值估值不合理和收购过程中涉及的其他各种问题。韩倩倩等(2015)表示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并购审计风险的大小。李晚金和江贤莹(2017)提出了与潘峰(2012)类似的观点,认为并购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并购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并且指出由拥有行业专长的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能够显著降低审计风险。黄桂英(2019)在

对我国并购双方的业绩承诺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业绩承诺压力会提高被并购方财务造假的可能性;蔡颖等(2019)认为在我国企业并购中,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水平、职业道德等也是导致并购审计风险的主要原因;陈欣等(2020)指出,“高溢价、巨额商誉和高业绩承诺”是影响并购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

(5)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孙恺(2017)通过选取审计风险评价指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审计风险指标进行赋值打分并进行排序,最终得出在所有风险指标中商誉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周圣旻(2018)对“九好集团借克鞍重股份”的并购案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并购方、被并购方与注册会计师的三方关系中,由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费用由并购方所支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制约,与此同时,如果有一方动机不纯,则会隐藏关键信息,加大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难度。吴琼(2018)在对传统行业企业跨界并购 IT 企业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不同行业的企业在经营方式、会计处理方法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从而产生了更高的跨界并购审计风险,建议传统行业企业在跨界并购中应谨慎选取标的企业。翟前进,李嘉辉和顾楨(2019)从业绩承诺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对样本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业绩承诺较高的情况下,业绩承诺的完成程度与企业估值的高溢价程度不相符,这就意味着,高业绩承诺可能存在更大的风险。徐嫣然(2020)提出在并购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参与被并购方资产的评估以及充分了解并购双方在会计核算方式等方面的区别,并且应当参与到企业并购的全过程。

1.2.3 文献述评

通过对上述相关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目前关于一般审计风险的定义、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审计风险的识别与应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者都进行了充分且深入的探究,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而对并购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识别与防范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传统行业跨界并购新兴行业的案例,学者们并未进行深入探究。

从现有关于企业并购审计风险的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前,大部分的学者都认识到了企业并购审计和一般财务报表审计的差异,同时也认识到了企业并购

审计存在更高的风险。还有一些学者从企业并购的三个阶段对审计风险进行分析,提出企业并购的每一个阶段存在不同审计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应该全面地参与到企业并购流程中。但是,从大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研究重点都集中在一般并购审计风险且以理论研究为主,忽略了跨界并购审计存在更大的风险,跨界并购双方处于不同行业,经营方式或者行业地位存在显著差异、跨界并购产生的溢价通常也高于一般并购、高溢价导致巨额商誉的产生以及并购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整合,这些因素使得注册会计师在跨界并购审计工作中的审计风险更大。因此,与一般并购审计相比,研究跨界并购业务中的审计风险问题更有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注册会计师这一角度,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以传统制造业企业并购职业教育企业为切入点,对跨界并购不同阶段所涉及的相关审计风险进行识别和防范,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立足于注册会计师视角,将审计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嵌入到企业跨界并购的三个阶段中,每部分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此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主要是为了表明本文研究跨界并购审计的必要性及意义。

第二部分: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对跨界并购、并购审计风险定义进行界定,并且对相关理论基础以及在后文如何体现进行说明,如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并购审计风险等。

第三部分: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及特殊考虑。从企业并购的三个阶段来梳理影响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因素;并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进行对比来分析其特殊性。

第四部分:WH 集团并购 J 教育案例中的审计风险分析。本部分将具体介绍对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案例,包括对并购双方公司的介绍以及并购过程的介绍,结合上文跨界并购不同阶段对该并购案例进行审计风险的识别。

第五部分:跨界并购审计风险应对措施。根据第四部分对企业并购三个阶段及检查风险的识别,针对性的提出防范风险的建议。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文研究框架图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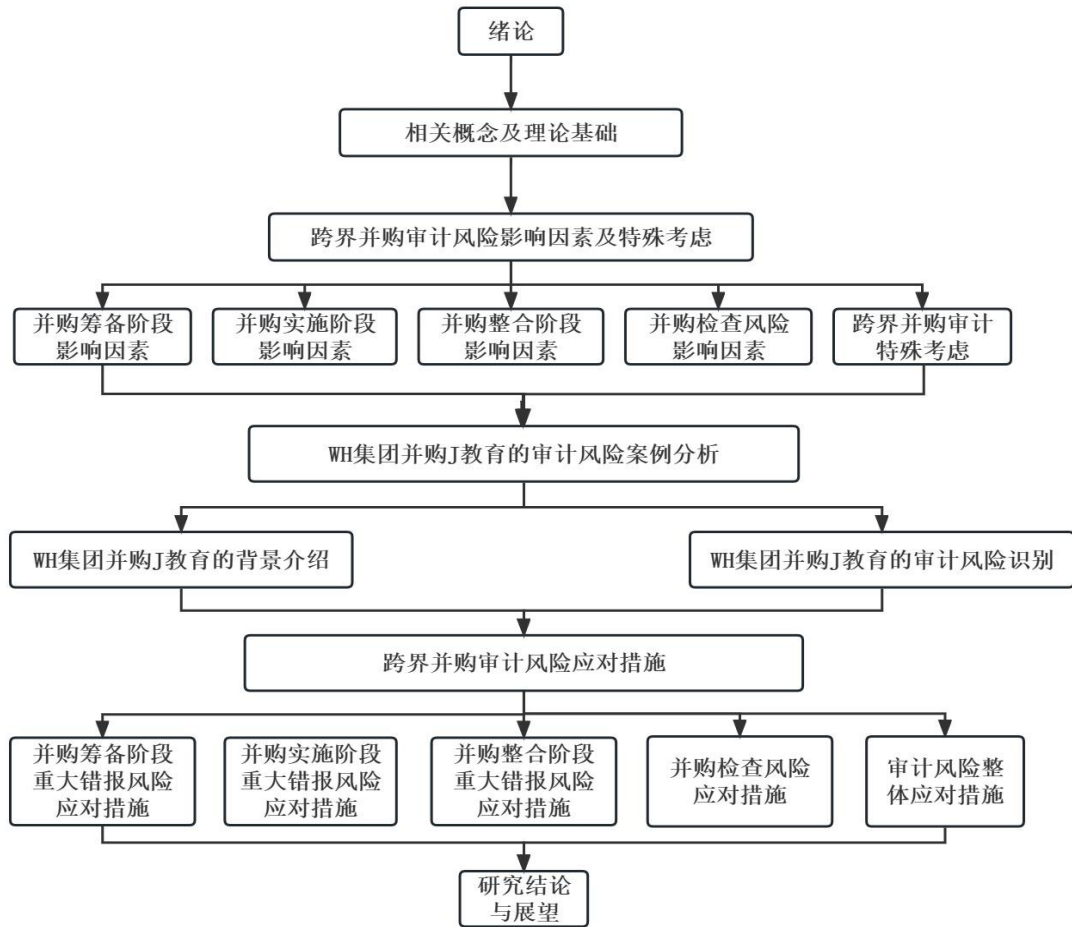


图 1.1 论文框架图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在完成对审计风险定义、审计风险的识别与应对、并购审计风险、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等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之后，对如何识别跨界并购审计风险以及注册会计师应当如何防范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以借鉴其他学者研究对本文的审计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

(2) 案例研究法

本文结合传统行业企业跨界并购职业教育企业的案例，对主并企业和标的企业进行简介并对双方并购过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案例的审计风险并提出相关建议。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跨界并购

跨界并购又称混合并购，并购双方的产业特点迥异，一般来讲双方所处的行业没有任何交集，既没有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没有纵向合作行为。目前，部分传统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此种并购模式，而选择此模式进行并购的企业，其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因为跨界并购是从一个行业快速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的主要手段。在正常情况下，传统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军一个新的行业，必须进行较长的时间的累积与沉淀。第二，传统行业企业在经过几十载的运营后，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内部资本，但是由于本身的市场竞争力不足、缺乏发展动力，有可能会出现在被市场所淘汰的情况，这类企业想要摆脱这样的困境。第三，管理者的动机，为了达到企业股东所要求的业绩指标。在通过正常的日常经营活动无法完成时，通过非日常活动来达成目标。从整体上来说，大部分企业采用跨界并购方式步入新行业，其目的都在于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1.2 并购审计

并购审计的定义可以被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狭义与广义。当前，关于并购审计定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义的并购审计上，因此，本文就广义的并购审计定义进行界定：是指以注册会计师为代表的审计主体，与律师、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等专业人员一起，作为并购主体的财务顾问或受托进行专项审计，参与到企业并购中，向企业提供咨询、审计、报告编制等专业服务，进而降低并购风险、实现并购目标的一种活动。具体并购各阶段审计目标及内容见表 2.1。

表 2.1 并购审计不同阶段的审计内容及目标

	并购前	并购中	并购后
审计内容	通过询问、观察等方式了解并购双方环境	对相关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对企业估值结果进行复核	审查经营、财务等方面的整合效果
审计目标	判断并购目标的合理性以确定是否进行并购	对标的企业经营业绩真实性做出评价，评估其价值是否恰当	对并购绩效进行分析评价

综上所述，广义的并购审计不仅需要对财务报表的审计，还需要向企业提供各方面的咨询等业务，并且审计工作贯穿整个并购过程，审计人员需要对各个阶段的审计风险进行控制。

2.1.3 并购审计风险

与并购审计类似，对于并购审计风险的定义也分为两种角度。对于并购审计风险狭义的理解为：审计人员对存在重大错报的财务报表，出现错误判断的可能性。可以看出，这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风险的定义没有太大区别。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并购中的审计风险作了较多的研究，但是对于并购审计风险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分析，本文将其定义为：在企业并购审计中，由于没有发现被并购方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没有针对并购过程中的风险提出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从而出具了不恰当的审计报告导致企业并购失败的可能性。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与并购审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学者米恩斯、伯利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化控制的缺陷进行剖析之后，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应当分离，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的雏形。在此阶段，尚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关于委托代理的理论体系。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体系才逐渐完整起来。代理人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且其报酬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直接挂钩，如果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相比于委托人，其对于企业所处的行业信息或其他政策变动获得更加及时、更加迅速，有可能会利用这一优势来谋求自身利益，从而给企业带来损害，这与受托人想要利用委托管理来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在跨界并购中，委托代理问题依然存在，对于并购方股东来说，一方面，由于不直接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对管理层做出跨界并购决策是否合理，是否会对企业造成损害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需要聘请审会计师事务所对管理层的决策和经营效益进行评价；另一方面，由于被并购方属于另一行业，对于不同行业的情况以及发展趋势了解不足，并购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对于标的企业

的价值评估不合理以及无法对其经营业绩真实性做出判断,因此也需要注册会计师对相关财务报表进行审计,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并购审计风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三人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探究,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该理论指出,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主体往往信息来源越广、处理新信息的速度越快,因此,其往往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不仅如此,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还能够通过向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贩卖信息来获利,甚至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将自己的信息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对一个信息弱势主体产生恶劣的影响。

跨界并购中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性存在于整个并购交易中,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在对被并购方的研究与分析中也呈现出较强的信息不对称。在此背景下,注册会计师不一定能对被并购方充分了解,增加了审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跨界并购审计的过程中,审计人员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对标的企业有关的业务范围、发展历程等内容进行全面的采集与审查,但是对于收入真实性、内部控制有效性等的具体内容,注册会计师很难快速准确地掌握。另外,标的企业的管理层有可能会介入审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信息不对称。

2.2.3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与并购审计过程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基于战略管理理论和系统论,对企业由战略经营风险所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评估。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质就是要以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为导向,对所有可能引发重大错报的所有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确定审计的工作重心和工作范围,把有限的审计资源配置到高风险区域,使审计资源得到优化分配,从而提高审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的效果。

尽管企业并购审计的范畴比一般财务报表审计要大得多,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多共性的地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同样适用于整个并购审计过程。第一,跨界并购审计主要集中在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的三个阶段,同时也需要对并购前后的基础数据和流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第二,也需要对并购双方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了解。第三,同样要求与现行的审计准则信息披露相关要求相适应。第四,在企业并购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综上,企业并购审计也是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

3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及特殊考虑

3.1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

相较于一般并购，跨界并购由于并购双方处于不同行业，其并购审计中所存在的风险相较于一般并购审计更大，其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仍然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并购筹备阶段、并购实施阶段、并购整合阶段、并购检查风险。具体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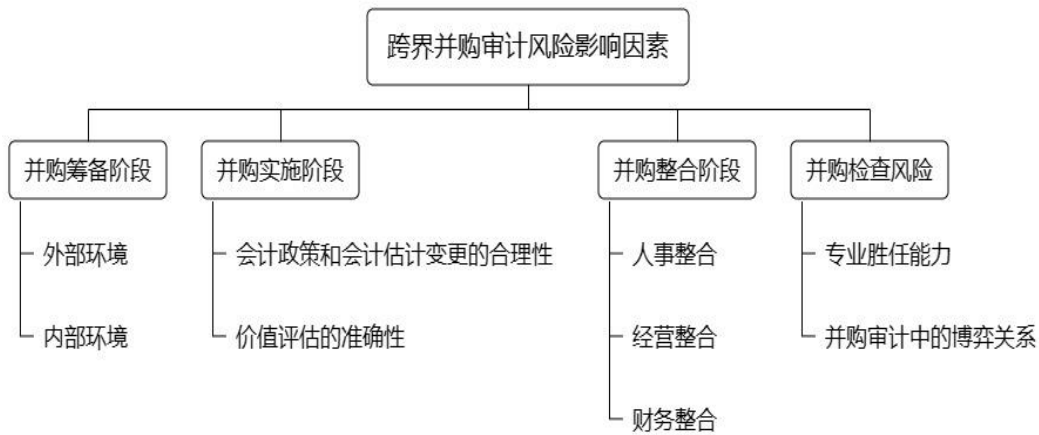


图 3.1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影响因素

3.1.1 并购筹备阶段审计风险影响因素

(1)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包括宏观层面的经济、政治等环境以及行业环境。

宏观环境包括经济、政治等环境，宏观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通过对宏观环境进行分析与评价，可以得知并购双方整体经济情况与政策、法律等的发展趋势是否具有 consistency。当并购双方整体经济情况与当下政策、法律等的发展趋势出现较大差异时，在审计时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将会增加。经济环境受到国际与国内两方面的影响，国际上不同国家间的利率高低、国际贸易形势以及通货膨胀率等，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经济政策等共同构成经济环境的影响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并购的积极性以及并购质量的高低。

并购双方所处的行业生命周期不同,所选择的并购方式以及并购行为会存在差异,对审计风险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跨界并购通常发生在并购方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的传统行业,被并购方大多为资本市场热门或新兴行业且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行业。在此背景下,处于衰退期的传统企业为了改变盈利不足的现状,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存在做出不合理决策的可能,而对于处于成长期的新兴企业来说,为了借助上市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有可能会粉饰报表,从而增加了审计风险。

(2) 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对于审计风险的影响来源于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架构,二是并购双方管理理念,三是并购双方的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如果组织架构不合理,如企业大股东兼任企业的管理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盲目做出并购决策以及发生财务造假行为,从而损害企业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并购双方的管理理念不但体现了企业的总体战略观,而且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风格和经营喜好所导致的企业的经营风险有密切的关系,管理理念的不合理会使得并购审计风险增加。只有在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的并且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及时发现企业内部的潜在风险。

3.1.2 并购实施阶段审计风险影响因素

(1) 企业变更会计政策与估计的合理性

在对标的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改变不但对企业的盈利水平、会计处理方法具有直接的影响,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也密切相关。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改变,比如在企业发生跨界并购后,不同行业的企业其所适用的会计准则具体条例也有所不同,并购双方必定有一方需要发生变更,因此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就需要对其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在传统行业企业跨界并购新兴行业企业中,主并方往往喜欢并购一些像教育、娱乐这样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双方行业差异度较大,注册会计师难以就其会计政策和估计变更的合理性做出准确的判断,一旦判断失误,将极大地增加审计风险。

(2) 目标公司价值评估的准确性

在并购过程中，估值结果是确定收购定价的基础，对并购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实际情况中，主并企业可以采取聘用专业机构的方式，来对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标的企业的资产展开精确的计算与估计，而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如果需要再引证评估的结果，审计人员还必须对该专业机构所计算的数据以及得出的结论再次审查。在并购过程中，在对被并购企业进行价值的评价时，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被评估企业过去的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判断公司目前估值的正确性。二是判断对于被并购企业未来盈利水平的预测是否恰当、评估方法是否合理。

3.1.3 并购整合阶段审计风险影响因素

要想成功完成并购，就必须要在并购后，对并购双方的人事、经营等实施全方位的整合，才能充分地发挥企业并购 $1+1>2$ 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多企业在并购之后，企业不一定能够取得期望的并购收益，企业总体的经营状况和利润水平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更有甚者会发生经营效益下降的情况。特别是跨界并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不同的整合难题。如果在整合时期并购双方没有能够按照正确设定的计划，展开高效的运营，那么在处于不同制度下的人事、财务、资源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冲突和内耗。当运营费用伴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展而急剧增加的时候，资源的转换来不及对其进行高效补充，从而对公司的总体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这一时期的审计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审查企业并购后的财务报表；二是对企业并购后的整合效果进行评估。在这个阶段，注册会计师必须全面掌握企业并购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审计风险，包括组织架构、人事、资源等的整合。

3.1.4 并购检查风险影响因素

(1) 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也日益加剧。为确保自身能够获得该项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通常采用减少审计工作量来提高审计效率，从而确定更低的审计报价，这给注册会计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地引进海内外优秀管理人员，以提高企业的运营能力。企业高管有可能利用专业能力，来对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修饰以及进行财务舞弊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不足，

那么在审计过程中就有可能无法准确及时地发现错报。此外，相对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企业并购的审计流程更加繁琐，并且其中包括许多非经常性的会计处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在遇到非经常性的事件时，能够作出正确的审计决策，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财务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有充足的并购实践的经历。

（2）并购审计中的博弈关系

跨界并购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基于各自利益的相互博弈，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就并购价格和支付方式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的博弈，以使自身收益达到最大化。为了掩盖不利信息以获取更高的估值，被并购企业会通过舞弊等行为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判断。第二，跨界并购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包括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它们彼此之间既是合作关系又是竞争关系。对于企业并购有着不同的看法及态度，会计师事务所与律所持客观态度，而证券公司往往较为激进，从而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分歧，特别是在各中介机构之间达成利益共识时，它将严重威胁到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独立性。第三，会计师事务所属于被聘方，由聘请方支付审计费用，这就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有可能与支付审计费用的那方达成“合作”，从而增加审计风险。

3.2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特殊考虑

3.2.1 审计范围的特殊性

跨界并购审计不仅需要对被并购方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协助并购方完成并购交易。本文对跨界并购专项审计业务进行分析，不同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跨界并购活动并非是只包含一个会计年度，而是一段时期内的一项活动，从跨界并购前期准备开始一直到跨界并购业务完成后的效果分析结束，因此对于跨界并购的审计，不能仅停留在其实施并购的阶段，还应当包括前期准备阶段以及后期整合阶段本，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阶段都会有风险因素，那么该因素是否会对审计结果产生影响，需要注册会计师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去加以核查，这样的话审计范围在无形中扩大了，审计范围越大，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也就越大，不仅需要对财务报表审慎发表审计意见，还需要关注并购前后的各种影响因素，比如并购决策是否合理、整合效果是否显著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审计风险造成影响。如果上述因素自身存在不合理

的情况，但是注册会计师并未能够对其及时发现，就会存在潜在的审计风险，由此，审计范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2.2 审计关系的特殊性

企业跨界并购审计活动中，不仅是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第三方的加入，注册会计师对并购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因此他们之间的审计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与一般审计关系的对比详见图 3.1 和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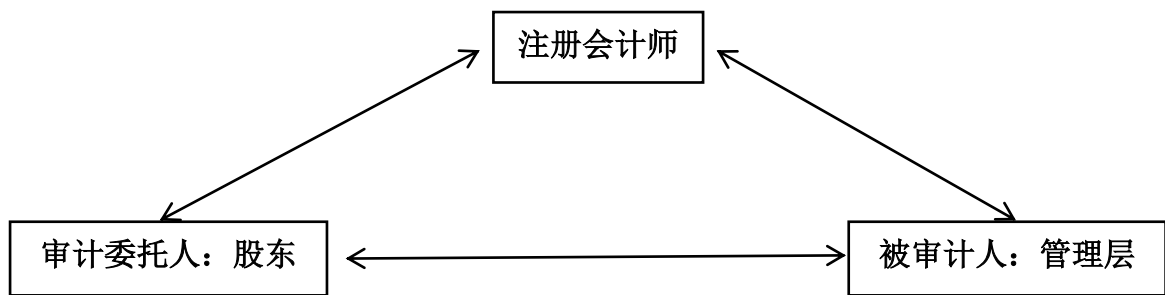


图 3.1 一般审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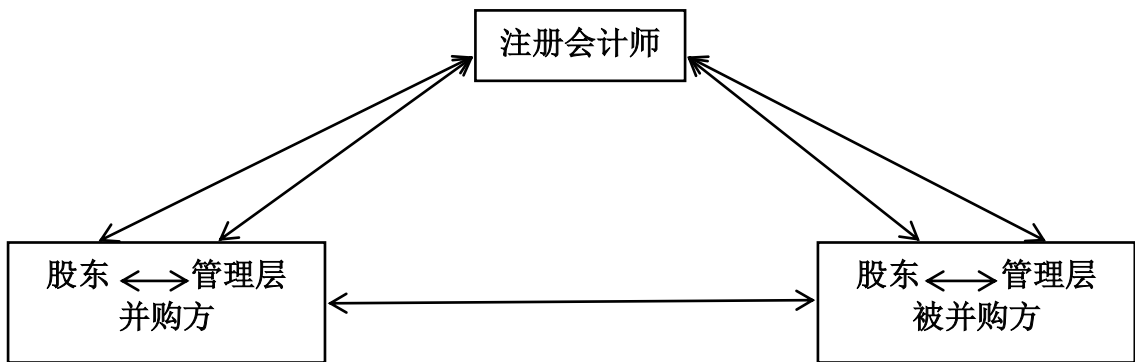


图 3.2 跨界并购审计关系

从图 3.1、图 3.2 中我们可以看到，跨界并购审计不但涉及注册会计师与并购企业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并购双方的关系，尤其是并购双方利益的博弈。如果被并购企业希望能够成功地实现并购，那么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将重要的与之有关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隐藏起来，更有甚者进行一些会计上的舞弊行为，从而加大了审计的困难程度。此外，在跨界并购的审计关系中，由于执行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由并购方所聘请，并购方可能通过诸如审计费用等问题来对其工作进行干扰，进而对其独立性造成影响。

3.2.3 审计报告要求的特殊性

跨界并购审计报告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同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跨界并购审计报告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对于并购方来说，需要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来判断是否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二是跨界并购审计业务作为一项专项审计，其所包含的财务信息不同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不止一个会计年度的信息，一般包括被并购方近三年的所有财务信息，其审计报告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量更加多且审计范围更加广泛，因此，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在审计过程中应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并且应当审慎出具并购审计报告。

4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审计风险案例分析

4.1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背景介绍

4.1.1 并购双方概况

(1) 主并购方 WH 集团

WH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WH 集团”）创建于 1996 年 2 月 1 日，成立初期注册资本一千万元。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经过股东会商议及潮州市工商局批准，企业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六千万元。并于 2010 年在深交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00089），成为国内首家成功在创业板上市的艺术陶瓷企业。

WH 集团是一家集艺术陶瓷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制造类企业。一直以来，企业优质产品销量保持在 60%以上，并且远销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出口数量的总体下滑，各陶瓷企业对国内市场份额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在此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动力明显降低。面对此种情况，WH 集团试图通过并购新兴产业企业，布局新的战略，摆脱企业发展困境。

(2) 目标公司 J 教育

J 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 教育”），成立于 2012 年，致力于面向移动互联网、安卓手机应用软件、苹果平台开发、游戏开发等领域紧缺人才的培训，企业的业务涉及到技术培训、产品研发、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具有较强专业性的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培训企业。截至 2017 年 4 月被并购之前，J 教育已经在成都、西安等 29 个城市设立了自己的培训中心，并且仍在不断扩张，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发展势头如此迅猛，既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自身经营管理的效益，WH 集团基于这一情况，对 J 教育展开并购。

4.1.2 并购过程概述

WH 集团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对外宣称，企业拟对 J 教育进行收购，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获取 J 教育 100%股权。对于并购定价，并购双方的并购协议显示，被并购企业资产交易作价，以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报告为基础，再经过并购双方沟通谈判来确定。在此次并购交易中，资产评估工作由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执行，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指出，以 2016 年资产负债表日为基准日，对 J 教育 100%股权进行估值，评估价格为 14.04 亿元。至 2017

年 2 月，J 教育实收资本增加 2 亿元，经过并购双方在此商议决定，本次并购 J 教育交易定为 15.75 亿元。并购交易总金额中 47.83%通过现金进行支付，剩余部分通过发行股份完成支付。交易具体方式和金额如表 4.1。

表 4.1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交易方式汇总

交易对方	股票对价			现金对价		合计金额
	金额	占比	股份数	金额	占比	
新余智趣	-	-	-	32,905.09	20.89%	32,905.09
安卓易	17,245.73	10.95%	11,551,063	13,424.15	8.52%	30,669.88
御泓投资	21,180.45	13.45%	14,186,505	9,077.33	5.76%	30,257.78
嘉兴卓智	16,541.10	10.50%	11,079,104	-	-	16,541.10
新余信公	7,558.36	4.80%	5,062,532	3,239.29	2.06%	10,797.65
新余卓趣	7,147.25	4.54%	4,787,175	3,063.11	1.94%	10,210.36
普方达	4,824.46	3.06%	3,231,392	2,067.63	1.31%	6,892.09
新余创思	3,216.23	2.04%	2,154,209	1,378.39	0.88%	4,594.62
纳隆德	2,894.64	1.84%	1,938,804	1,240.55	0.79%	4,135.19
木槿 1 号	-	-	-	3,392.70	2.15%	3,392.70
共异 1 号	-	-	-	1,696.42	1.08%	1,696.42
朱慧欣	-	-	-	1,696.42	1.08%	1,696.42
新余邦得	1,045.22	0.66%	700,086	447.96	0.28%	1,493.18
钰美瑞	-	-	-	1,276.35	0.81%	1,276.35
虹佳龙	516.96	0.33%	346,256	-	-	516.96
合计	82,170.44	52.17%	55,037,126	75,329.56	47.83%	157,500

资料来源：巨潮资讯网 WH 集团并购公告

J 教育的管理层与 WH 集团签订了业绩对赌协议，协议指出在 2017 年-2019 年期间预计分别实现净利润 9000 万元、11700 万元、15210 万元。以 2017 年承诺净利润为基数进行计算可知，此次 WH 集团收购 J 教育的市盈率高达 17.5 倍。改变了 WH 集团的股权结构，具体情况见表 4.2（接下页）。

表 4.2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带来的影响

股东	并购前		并购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蔡延祥	143,437,500	32.99%	143,437,500	29.28%
许高镭	23,772,847	5.47%	23,772,847	4.85%
陈素芳	19,800,000	4.55%	19,800,000	4.04%
吴淡珠	14,850,000	3.42%	14,850,000	3.03%
商融投资	3,038,634	0.70%	3,038,634	0.62%
其他股东	229,901,159	52.87%	229,901,159	46.93%
御泓投资	-	-	14,186,505	2.90%
安卓易科技	-	-	11,551,063	2.36%
嘉兴卓智	-	-	11,079,104	2.26%
新余信公	-	-	5,062,532	1.03%
新余卓趣	-	-	4,787,175	0.90%
新余创思	-	-	2,154,209	0.44%
纳隆德	-	-	1,938,804	0.40%
新余邦得	-	-	700,086	0.14%
虹佳龙	-	-	346,256	0.07%
合计	434,800,140	100.00%	434,800,140	100.00%

资料来源：巨潮资讯网 WH 集团并购公告

WH 集团自 2015 年确定了“陶瓷+职业教育”的双主业战略之后，便通过现金收购、股份收购、设立教育基金等方式，对教育行业的相关企业进行并购，以促进其职业教转型的布局。截止到并购 J 教育之前，WH 集团已经完成了对联讯教育、河南智游臻龙的并购，并且还对英盛网以及新余智趣教育基金进行认购，初步完成了陶“陶瓷+职业教育”的双主业战略布局。WH 集团具体教育转型布局时间见表 4.3（接下页）。

表 4.3 WH 集团的教育转型布局时间汇总

时间	布局情况
2015.01	对联讯教育进行投资, 取得联讯教育 20% 股份
2016.08	收购了联讯教育剩余的 80% 股权, 将其转变为 WH 集团控股子公司
2016.03	对英盛网进行投资, 占比 10
2016.04	认购新余智趣教育基金, 以便更好的对相关教育企业进行投资
2016.12	收购智游臻龙 100% 股权, 进一步深化教育产业布局
2017.09	“现金支付+股份支付” 方式收购 J 教育 100% 股权

资料来源: 巨潮资讯网 WH 集团公告整理所得

4.2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审计风险识别

本部分根据并购审计的特殊性以及审计风险模型, 以并购的筹备、实施、整合三个阶段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整个并购审计过程中的检查风险来对并购中审计风险进行分析。主要内容见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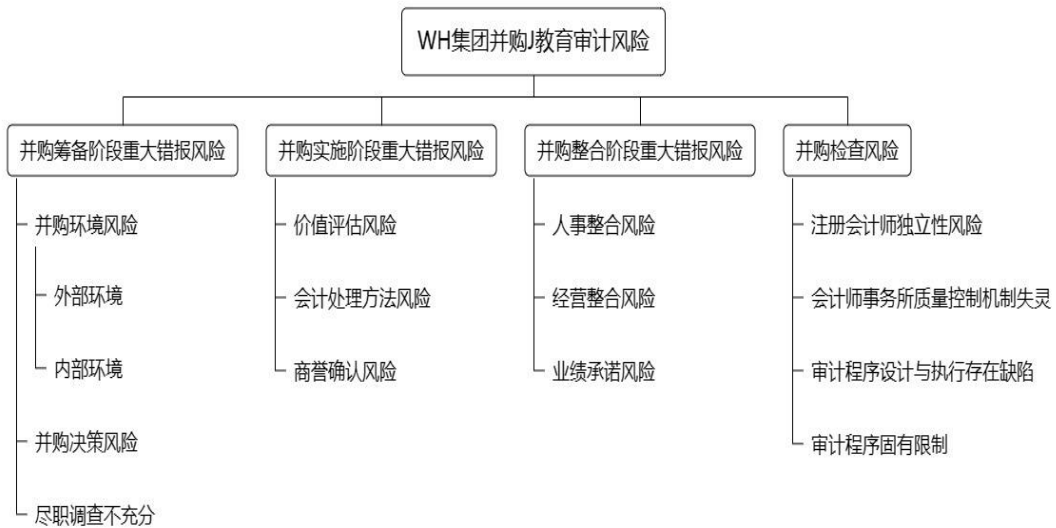


图 4.1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审计风险分析

4.2.1 并购筹备阶段重大错报风险

(1) 并购环境风险

① 外部环境

WH 集团作为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在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和陶瓷行业发展疲软等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各陶瓷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进入者也在不断地增加，数量的增多导致整个行业出现了恶性低价、仿品盛行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WH 集团努力研发和设计新的产品、优化产业结构，以便更好地与市场的需要相匹配。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WH 集团的出口销量下降，为了提高营业收入，不断地加强对国内市场的开发以及市场份额的占领。但是，因为 WH 集团过去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出口销售，所以在将出口销售改为国内市场销售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并且缺乏对国内市场需求精准把握，这些原因导致了 WH 集团的艺术陶瓷营业收入水平的显著降低。

作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教育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近几年，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2005 年到 2016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 5161 亿元增加到了 31373 亿元，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从 2.76% 增加到了 4.22%，总体上表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2005-2016 年具体投入及增长状况如图 4.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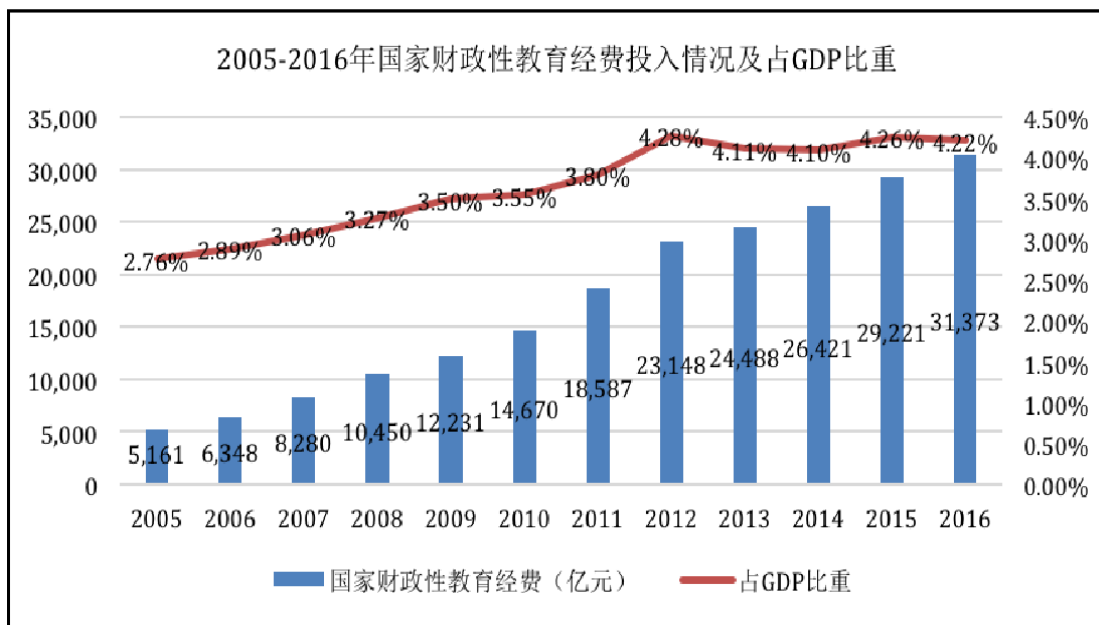


图 4.2 2005-2016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占 GDP 比重

对近些年国家陆续颁布的政策进行整理后，不难发现，职业教育仍然处于迅速发展的风口。1996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学校教育应当与培训教育并举，构建一个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随着《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等政策的颁布，我国职业教育培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就并购双方的发展环境来说具有显著的差异，WH 集团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盈利能力快速下降，迫切需要进行转型以提高盈利水平，而对于 J 教育来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以及政策利好的风口，也希望通过并购对接上市公司来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WH 集团与 J 教育完成了并购协议的签订，但是，此次并购存在潜在风险点，一方面，关于标的企业 J 教育，由于所属行业的特殊性，其收入主要集中在培训学校开学季，在培训淡季收入水平较低，而且收入水平受到培训学员人数的直接影响，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为了获取更高的交易对价 J 教育有可能会高估其资产及盈利水平；对于 WH 集团来说，为了尽快完成双主业战略的布局而缺乏对被并购企业合理恰当的判断与核实。综上，在此次并购中，既有被并购企业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又有并购方不恰当决策的可能性，都会导致审计存在较高的错报风险。

②内部环境

从股权结构上看，WH 集团截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股权结构如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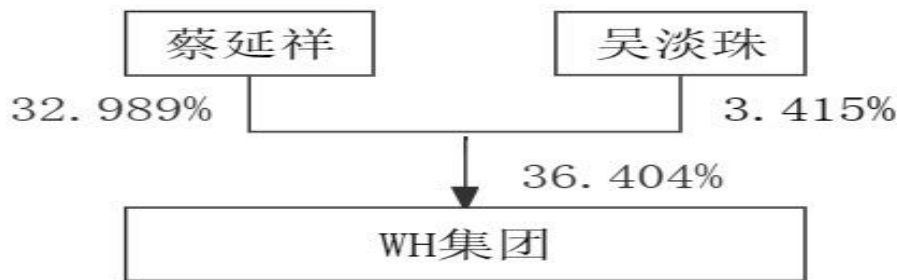


图 4.3 WH 集团股权结构

从图 4.3 可以看出蔡延祥与吴淡珠两人共同拥有 WH 集团持有 36.404% 的股份，且两人为夫妻关系，为 WH 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此同时蔡延祥和吴淡珠在 WH 集团身居要职，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夫妻二人掌握着 WH 集团的实际经营权，并且其余股东均为机构投资者或占股较少，难以对其进行制约，缺乏股权制衡机制。在这样

的情况下，存在 WH 集团大股东为尽快完成其双主业战略布局而做出盲目并购决策的可能性。

截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查阅相关资料得知，鲁志宏及庄严等 5 人间接持有 J 教育 62.18% 的股权，是 J 教育的实际控制人。J 教育具体的股权结构如图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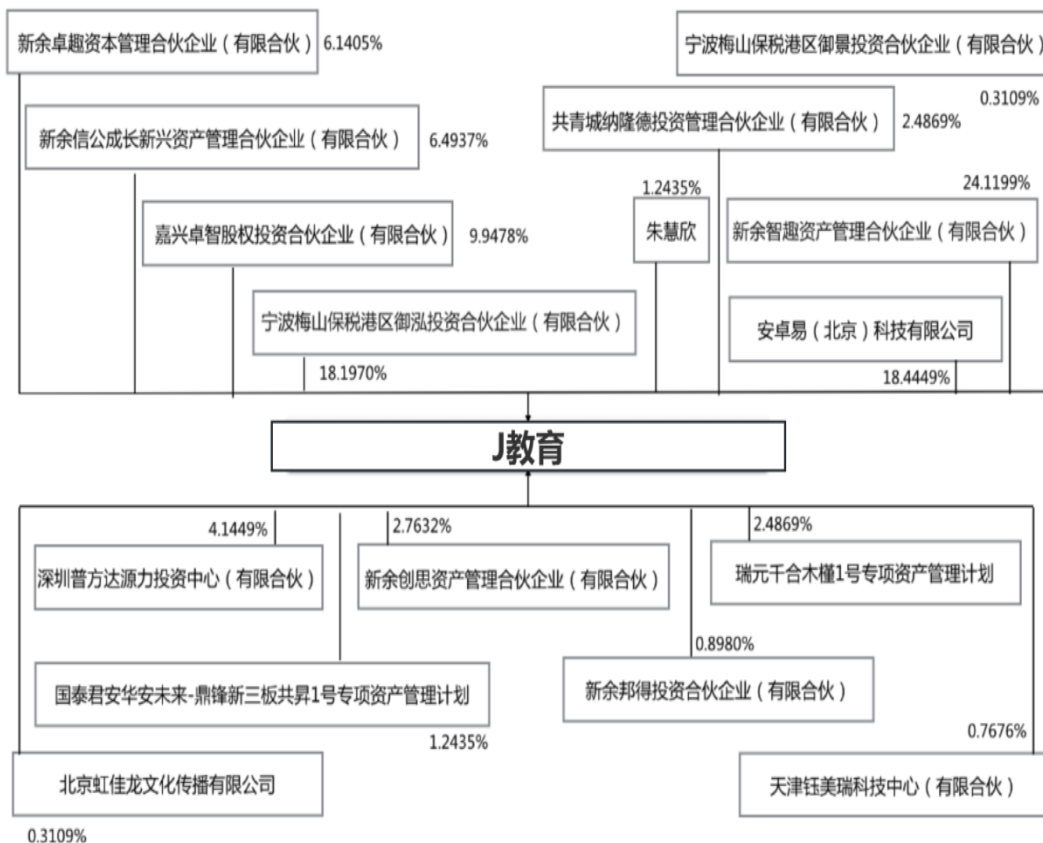


图 4.4 J 教育股权结构

除上述几位大股东之外，剩余大多为机构投资者，通常来说，机构投资者往往较少的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也正因此，机构投资者难以对企业的决策以及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甚至存在不了解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可能性。

从组织结构来看，WH 集团按规定设置了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并直接对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负责，具体如图 4.5（接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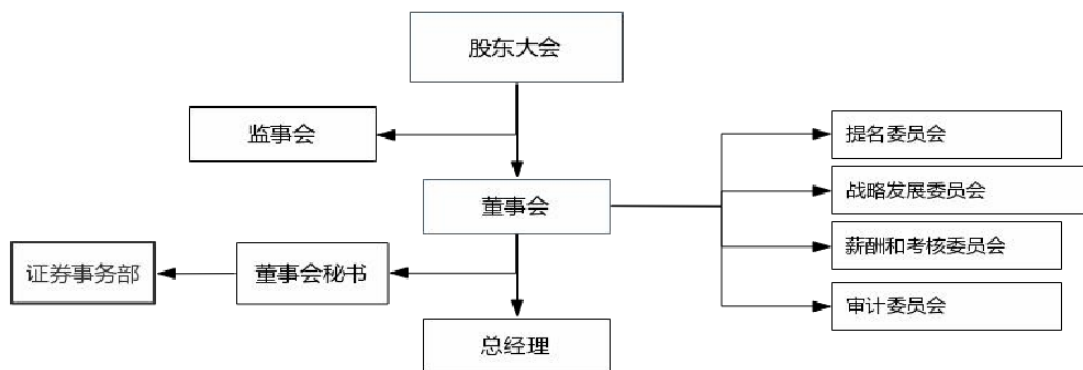


图 4.5 WH 集团组织结构

从图 4.5 看来，WH 集团组织结构完善，只要按照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定执行，其内部控制通常情况下是流畅的，但是，其内部控制在此次并购 J 教育前设计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仍需要关注。这是因为良好内部控制不仅可以保障企业流畅的运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并购活动的成功。对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离不开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内部控制越好的企业发生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越低。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应当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组织结构以及评价其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以及运行的有效性。在本案例中，WH 集团在并购 J 教育之前已经完成了联讯教育以及河南智游臻龙的并购，但通过对 WH 集团相关公告的查阅，并未发现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更新或制定，通常来说在实行跨界并购后，由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属于不同行业，公司文化、经营管理和业务扩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WH 集团应当对其并购的子公司就存在的差异进行有效的整合，建立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子公司进行管理。

而根据 J 教育的组织结构来看，其并未单独设置内部审计相关部门，如图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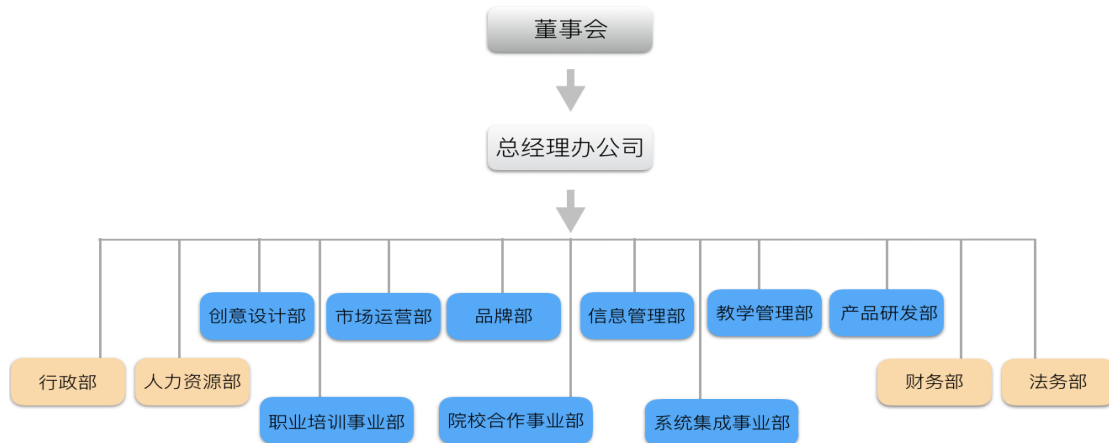


图 4.6 J 教育组织结构

内部审计部门通过全面审视业务流程、监控机制,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进而帮助企业有效提升公司治理和管控。根据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报告书来看, J 教育在完成并购之前,旗下控股子公司 50 家,孙公司 16 家以及 3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此庞大的组织架构,但 J 教育并未设立单独的内部控制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因此,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关注其内部控制制度具体的设计与执行情况,避免发生重大错报风险。

(2) 并购决策风险

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为出发点,对企业战略风险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企业的持续发展状况受到企业所实施战略的深远影响,并且对注册会计师后续审计工作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应当将被审计单位的目标和发展战略与企业高管的任职经验相结合,来对企业所做的决策是否适当进行判断,避免因不恰当的决策导致交易失败的后果。在本案例中,通过对 WH 集团年度报告的梳理,可以得到 WH 集团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实施的具体战略,在此基础上,来判断并购决策如何影响审计风险。WH 集团所实施的战略如表 4.4 所示。

表 4.4 WH 集团企业战略统计

年份	企业战略
2010-2015	品牌战略阶段, WH 集团是最早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陶瓷企业,产品畅销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长城品牌在国际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
2015-2017	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陶瓷业务营收下降,跨界对联讯教育、J 教育进行并购,实施“陶瓷+职业教育”双主业战略

资料来源:巨潮资讯网 WH 集团公告整理所得

通过梳理 WH 集团相关资料可以发现,WH 集团当前主要发展战略为混合并购式扩张战略,这是因为深耕在传统行业中的 WH 集团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企业发展缓慢、利润持续走低,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施差异度较大的战略转型,不再单一的依靠生产和销售艺术陶瓷,而是瞄向风头正盛的职业教育,通过并购来完成“陶瓷+职业教育”的双主业经营模式。但就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企业来说,并购双方所属行业差距较大且管理层并未有涉足过相关教育行业的经历,

在并购后 WH 集团管理层对 J 教育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WH 集团高管任职行业如表 4.5 所示。

表 4.5 WH 集团高管任职行业表

高管名称	所任职务	任职行业情况
蔡延祥	董事长、总经理	制造业
吴淡珠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制造业
任锋	董事、董秘、副总经理	制造业

资料来源：企查查

此外，WH 集团在并购 J 教育之前已经完成了其它相关教育企业的布局，并购联讯教育和河南智游臻龙给 WH 集团带来了巨大收益，在 2015 年，文化长城净利润为，到 2016 年，其净利润高达，在此背景下，WH 集团出于追求高利润以及尽快完成双主业战略布局的目的，有可能会做出不恰当的决策，该项决策一旦失误，其所带来的风险对 WH 集团来说是不容小觑的。

(3) 尽职调查不充分

在针对此次并购而进行的尽职调查期间，会计师事务所和其它中介机构未能全面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们的调查不够全面、不够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没能适当地评估选择被并购方的合理程度，从而导致了跨界并购的审计风险增加。此次尽职调查缺乏对被并购企业并购过渡期内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可靠性的审查。WH 集团在 2017 年 9 月计划此次并购，并在 12 月份对 J 教育进行了尽职调查和审计，并通过中同华资产评估机构对 J 教育进行了估值。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制定出了一份详尽的 J 教育并购方案，并购作为一项重大资产重组活动，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筹备以及调查，J 教育作龙头企业之一，旗下 53 家子公司，仅仅四个月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可能是不全面的。此外，在尽职调查的范围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只包括了 J 教育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有关资料 and 文件，而 WH 集团在 2018 年 3 月 30 日才与 J 教育进行了交割，显然尽职调查的范围并未包括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3 月 30 日期间 J 教育的经营情况与财务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目标企业在并购过渡期内进行造假的风险。

4.2.2 并购实施阶段重大错报风险

（1）价值评估风险

在本次并购交易中，中同华资产评估公司以正中珠江审计之后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对 J 教育的资产价值进行了估算。在选取评估方法上，参考其他类似并购以及考虑到被并购方 J 教育所处教育行业的特殊性，财务报表中所包含的资产量不大，并且资产基础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并未考虑目标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基于上述情况，选择市场法和收益法对 J 教育价值进行评估，以 2016 年资产负债表日为基准日，中同华估算出 J 教育的市场价值为 14.04 亿，与其审计后的账面净值相比，增值 12.06 亿元，价值增值率高达 610.4%，在 2017 年 2 月，J 教育实收资本增加了 2 亿元，经过并购双方的协商，最终确定 WH 并购 J 教育所需支付的总金额为 15.75 亿元。

本文通过整理其它企业并购教育企业的案例数据，将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价值评估增值率与其它案例进行比较，见表 4.6。

表 4.6 跨界并购相关案例交易价值比较

序号	证券简称	并购标的	交易价格	增值幅度	并购结果
1	ST 开元	恒企教育	12,000.00	1756.26%	成功
2	勤上股份	龙文教育	200,000.00	3152.52%	成功
3	盛通股份	乐博教育	43,000.00	4428.28%	成功
4	百洋股份	火星时代	97,400.00	828.11%	成功
		平均值		2541.29%	
5	WH 集团	J 教育	157,500.00	610.33%	成功

资料来源：WH 集团中同华资产评估报告

通过表 4.6 不难看出，对于跨界并购教育行业企业而言，其估值往往溢价程度非常高，以龙文教育和乐博教育为例，其溢价达到了 3-4000 倍，并且还能发现，其中并购恒企教育的“开元股份”已经被 ST，面临退市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从侧面印证了高溢价背后隐藏着高风险，因此，尽管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溢价程度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注册会计师也不能不重视对其价值评估结论的审查。

（2）会计处理方法风险

在 WH 集团并购 J 教育的案例中，由于并购双方所属不同行业，在会计核算流程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两者的会计处理方法也有着明显不同，以 J 教育的收

入确认为例，作为职业培训教育企业，其收入分布特征与职业考试时间相一致，呈现出显著的季节特征，在此情况下，在某些时点或时段企业可能会面临现金流短缺的困境。此外，预收培训费是 J 教育作为职业培训教育企业的又一个显著特征，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以及年报得知，在 2015 年，J 教育通过预收培训费的方式所收到的课程费为 3,465.18 万元，按照其行业的会计处理方法确定为预收账款，2016 年则为 5,054.88 万元，2017 年 9 月末为 8,503.59 万元，其预收账款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见图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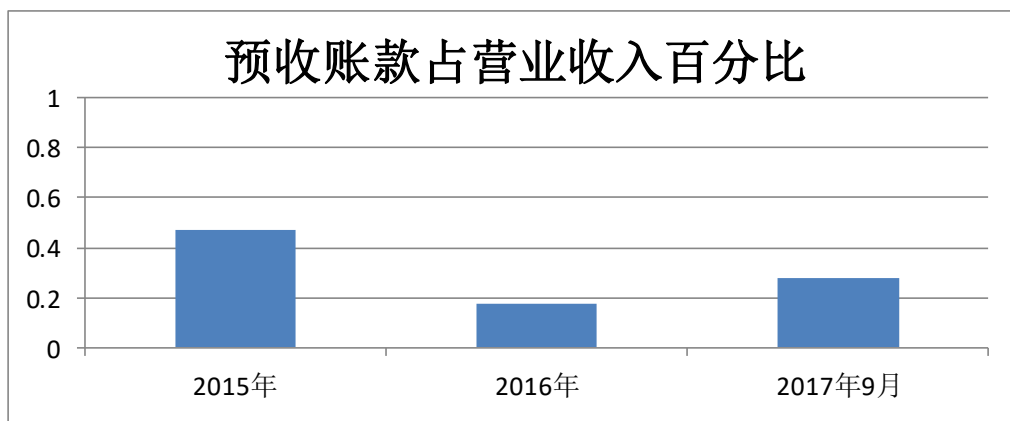


图 4.7 预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

由图 4.7 可知，2015 年预收款项占营业收入比重高达 45%，2016 年比重有所下降，但所占比重仍有 19%，截止到 2017 年 9 月，其占比为 25%，由此可以看出，J 教育的预收款项在企业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如果大量培训学员在短时间内进行退费，那么对营业收入的确认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冲击，因此，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应当重点关注企业收入确认状况，尤其是预收培训费的退费比例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情况等等。

（3）商誉确认风险

跨界并购通常伴随着高溢价，进而形成巨额商誉，不仅如此，由商誉暴雷所导致的跨界并购失败案例也频频发生，因此注册会计师在面对跨界并购审计时应当对并购中所形成的巨额商誉重点关注。一般而言，商誉确认可能出现的风险包括：商誉虚增以及商誉减值风险。

在本案例中，WH 集团对 J 教育的并购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只要并购交易成本大于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就应当确认商誉是并购方的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当被并购方经营状况堪忧,无法完成所做出的业绩承诺时,商誉减值风险发生的概率就会极大提升。企业对该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其账面价值应当按照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孰低计量,并且将其差额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形成当期损益,这将会对并购方的当期利润产生直接的影响。

WH 集团对 J 教育进行并购时,为其市场价值估值 15.75 亿元,价值增值率高达 610.4%。高溢价并购行为通常伴随着巨额商誉的产生,对于 WH 集团而言,减值测试以及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与 J 教育能否完成业绩承诺息息相关,因为只要发生减值,WH 集团的盈利状况将会受到巨大影响。从 WH 集团的年报中可以看出,它在 2017 年度的商誉账面原值合计为 8.67 亿元,在 2018 年的时候,它的商誉达到 16.28 亿元,而仅在收购 J 教育的过程中,它所产生的商誉就有 7.61 亿元。在现行的会计准则下,单单是 2018 年收购 J 教育所产生的商誉 7.6 亿元,按照 WH 集团合并报表中 2.18 亿元的净利润进行估算,WH 集团要想补偿其潜在的减值,至少要三年半的时间,如果将 2016 年收购联讯教育产生的商誉计算在内,其补偿所需的时间将会更久。因此,WH 集团因跨界并购所确认的巨额商誉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导致并购审计风险。

4.2.3 并购整合阶段重大错报风险

(1) 人事整合风险

企业的稳定经营与管理离不开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它是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经营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进行跨界并购的企业来说,在完成并购后,并购方与被并购方都应当及时的对相关的人事安排、人员调动等进行高效的整合。一旦不能及时有效的对合并后的人事资源进行整合,不仅会造成企业人才外流的后果,对企业的利益造成损害,更严重的话,还会导致重大客户的流失以及此次并购的失败,从而引发审计风险。在此阶段,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在于合并后企业的人事安排制度不合理、重大客户流失、核心人才外流等引起的控制风险的提高。

在本案例中,虽然 WH 集团在对 J 教育的收购协议书中指出,J 教育及其分支机构、子公司的员工在完成股权转让后,仍然与原工作单位维持着原来的劳动关系,不会发生分流、裁员等行为。然而,J 教育所经营的业务是对学员进行其

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一支优良的师资团队，是 J 教育能够确保其教学研究能力不断进步、业务量不断增加的核心，也是 J 教育能够在职业教育培训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关键因素。职业教育培训行业中的竞争相对比较激烈，各培训机构互相挖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一旦某一个机构所提出的福利待遇高于 J 教育，不排除有一些教师以及管理层因自身利益而离开。师资力量的缺失会严重影响到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企业的营业利润造成影响。因此，在这一阶段审计工作的风险点在于核心人才的流失所带来的风险。

（2）经营整合风险

在对并购双方进行人事整合的同时，还应当对并购后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整合。并购双方能否就合并后企业的经营方式和运作模式取得共识，是企业合并后能否顺利转型、提高盈利水平的关键，特别是进行跨界并购，处于不同行业的并购双方在经营和管理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不能很好的进行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发生经营整合风险。

WH 集团在陶瓷业务的经营管理方面深耕多年，具备完善的生产经营体系，反观 J 教育的情况，目前，J 教育已在北京、深圳等 31 个城市成立了自己的培训机构。由于 J 教育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教学培训机构的数目不断增多，下属的教师、员工及学员也持续增加，这就对 J 教育的内部控制制度、经营管理方式等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对于大范围设立的教育培训机构，J 教育若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控制，势必会给 J 教育的经营管理带来负面的冲击。因此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应当关注 WH 集团以及 J 教育对于其合并后的生产经营是否具有完善的整合举措。

（3）业绩承诺风险

一般而言，在进行跨界并购的过程中，交易双方会签署为期三年的业绩承诺，以净利润的数额能否满足所承诺的数额作为衡量其能否实现的重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业绩承诺是建立在对被并购企业盈利能力进行预测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无法对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因此所设定的业绩指标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除此之外，对于跨界并购而言，大额的业绩承诺也是一种能够吸引投资人目光的手段。通常来讲，大额的业绩承诺会向资本市场发出其公司资产质量高、发展前景好的讯号，能够提升并购方的股票价

格，使企业能够得到大量的融资。但是，如果设定的目标太高，就会增加被并购方的经营负担，因此，被并购方为了能够成功地实现自己的业绩承诺，将会有更大的可能滥用会计准则以及进行财务舞弊，因此，注册会计师必须对业绩承诺中存在的审计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案例中，为了增加了被并购企业的估值，J 教育与 WH 集团达成了业绩对赌协议。协议约定，J 教育 2017-2019 年经营业绩分别要达到 0.9 亿元、1.17 亿元、1.52 亿元，但是如果完不成，控股股东需要按约定履行补偿义务。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J 教育的盈利状况与其所做出的业绩承诺目标相差甚远。据企业披露，J 教育 2015 年到 2017 年 1-4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7340.33 万元、2.92 亿元、7980.99 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130.76 万元、350.03 万元、-632.73 万元，净利润呈大幅下滑。因此，注册会计师需要给予业绩承诺制定高度重视，高额业绩承诺不仅存在无法完成目标的可能，而且还存在被并购企业为了避免无法完成承诺而进行财务造假的可能。

4.2.4 并购检查风险

(1) 注册会计师独立性风险

在跨界并购的审计中，审计关系更加复杂，不同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仅包含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两者，跨界并购审计包含并购双方与注册会计师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是否能够保持其独立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本案例中，WH 集团与 J 教育的全部审计工作，包括对其备考合并财务报告的审计，及对 J 教育 2015-2017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全部委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从事务所聘请形式来说，并购双方仅聘请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来执行审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详见表 4.7。

表 4.7 WH 集团重组前后审计机构及签字会计师

年份	重大资产重组前后名称	受雇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2 年	WH 集团	正中珠江	杨文蔚, 杨新春
2013 年	WH 集团	正中珠江	杨文蔚, 杨新春
2014 年	WH 集团	正中珠江	杨文蔚, 杨新春
2015 年	WH 集团	正中珠江	杨文蔚, 杨新春
2016 年	WH 集团	正中珠江	杨文蔚, 杨新春
2017 年	WH 集团	正中珠江	杨文蔚, 刘琪

资料来源：巨潮资讯网 WH 集团公告

我们可以看到,WH 集团长期聘请正中珠江执行年报审计工作,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杨文蔚一直担任 WH 集团年报审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WH 集团存在为达到成功并购丁教育的目的,与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杨文蔚进行“合作”的可能,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为了避免审计客户的流失,也很有可能与其“合作”,其独立性存疑。

(2)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机制失灵

唯有在设计合理且运行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中,才能将质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充分地体现出来,从而为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控制提供有力保证。然而,正中珠江的内部控制体系存在问题,对审计工作复核流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质量控制机制运行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质量控制体系存在缺陷

会计师事务所要想控制好风险,最重要的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控制制度,审计工作有序高效的执行离不开完善的制度。通过与天健所组织架构的对比(如图 4.8 所示),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正中珠江所的质量控制体系存在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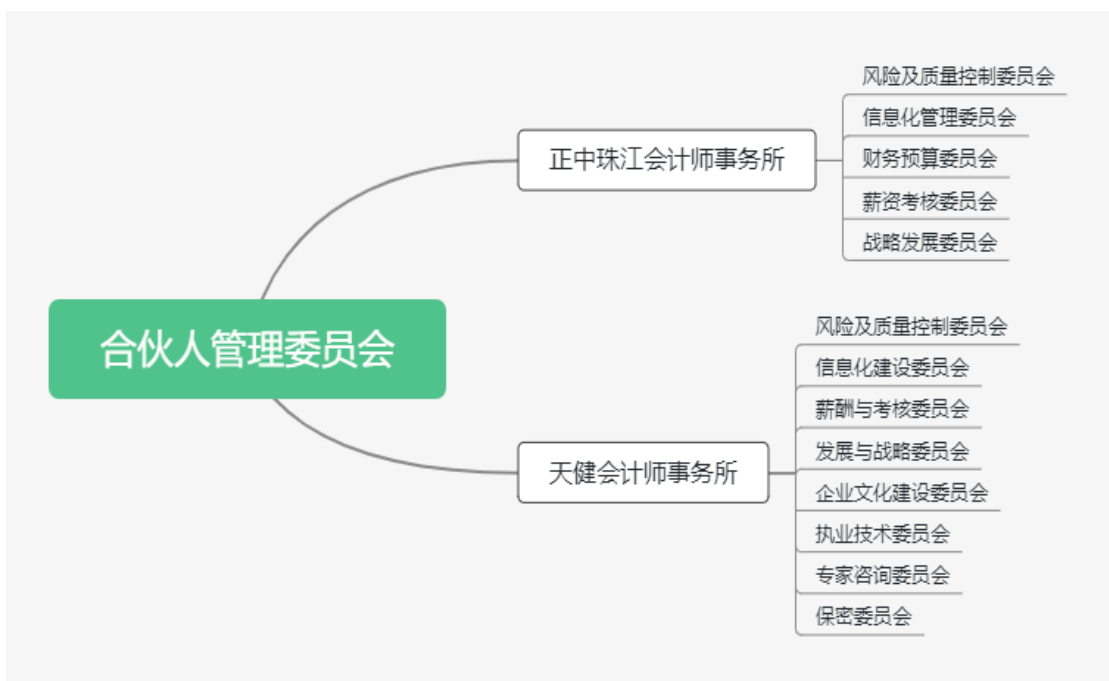


图 4.8 组织架构对比图

第一,从职能部门设置数量来看,设置 5 个职能部门的正中珠江所远低于拥有 8 个职能部门的天健所,以此为判断标准的话,天健所显得更加全面。第二,

深入到各部门具体工作上，正中珠江所仅依靠风险及质量控制委员会对其审计质量进行控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一部分风险，但仍然存在其他潜在风险，当面临特殊企业或者特殊专项审计时，一般流程的质量控制或许难以发现潜在的风险。比如在本案例中，正中珠江对 WH 集团跨界并购 J 教育进行专项审计，对于事务所来说，这是非经常性项目，从审计程序到审计工作再到质量控制都区别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存在许多可能超出注册会计师能力之外的问题，例如：并购规则、并购业绩承诺等，这时就需要事务所别的职能部门加以辅助，以确保审计质量，像专家咨询委员会等。而正中珠江所并未设置相关部门，其整体质量控制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

②质量控制复核程序较为单一

正中珠江所复核程序为三级复核，具体见图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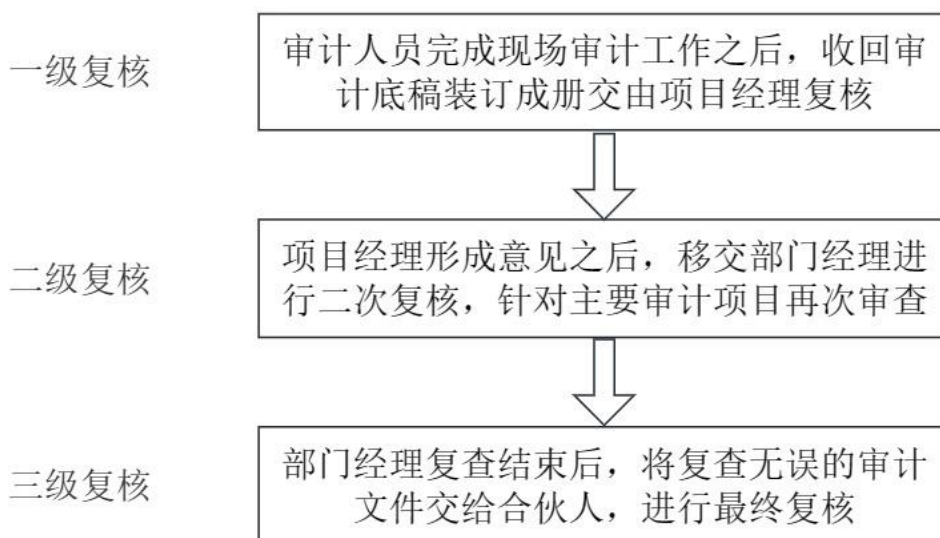


图 4.9 正中珠江所三级复核流程

从上图三个阶段的复核中，可以明显看到，三个阶段的复核彼此独立，缺少交叉复核，不同项目的注册会计师缺乏相互制约，因此，这一纵向复核流程无法达到较好的质量控制效果。此外，项目合伙人既是项目的最终负责人，又是审计工作的最终复核人员，在没有其他人对其监管的情况下，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私欲，造成整个审计项目存在风险。

(3) 审计程序设计与执行存在缺陷

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审计工作是否合理合规会极大地影响审计的结果。其中,审计程序的设计是否合理、执行是否有效,将直接影响检查风险的高低。在本案例中,正中珠江作为此次并购活动的审计机构,其审计程序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J教育的盈利主要来源于职业教育,在本报告期期间,J教育的培训人数达到25000多名,每个学生的费用大约在20000元。为了验证J教育的经营业绩是否真实,正中珠江在每一年的台账中进行随机抽样,通过检查学生上课记录和对学生电话访问来进行核查,抽样的对象包括了报告期间,接受过培训的所有学生。从J学校的学生总量来看,采取抽样方式进行核查并无不恰当,但查阅相关报告可知,其培训记录抽样比例以及电话访谈比例较低,以2017年1-9月份的抽样比例为例(其余年度比例见表4.8),培训总人数10666人,检查记录抽样比例17.89%,电话访谈比例仅为6.34%,对于J教育这样一个以职业培训收取学员费用作为主要盈利的企业来说,这些样本量的真实性并不一定能够充分反映J教育的真实业绩情况,存在一定的收入确认风险,此外,电话访谈人员的电话由J教育以及各校区进行提供,正中珠江并未对其真实性进行进一步核实检查,存在虚假信息的风险。

表 4.8 J 教育培训人员抽样比例汇总表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总培训人次	10666	9411	5224
抽样范围	所有学员	所有学员	所有学员
培训记录检查样本数量	1887	1739	976
培训记录检查样本比例(%)	17.69%	18.48%	18.68%
电话访谈样本数量	676	863	495
电话访谈样本占比(%)	6.34%	9.17%	9.48%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网企业年报

其次,学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大多为学生从贷款机构所获取,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学员主要贷款机构执行函证程序,但部分函证并未获取到有效信息,是因为一些贷款机构以涉密和与J教育没有合作关系为由,拒绝提供相关借款与还款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实施了替代程序,查看J教育与各贷款机构之间的合同明细、审查J教育贷款学员名单及金额明细等。但其获得的合同以及

学员名单，均由 J 教育提供，通过查阅这些相关信息，得出 J 教育贷款情况真实的结论，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这些资料仅从 J 教育获取，而未对合同另一方进行证实，审计人员所获取资料的可信度以及可靠性存在缺陷，因此，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一定的疑虑，存在一定的检查风险。

（4）审计程序固有局限

不同于其它行业，职业教育行业收入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大额预收款等特征，并且由于每个学员都是单独缴费，导致其每次交易金额不大但其交易次数较多。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依靠人工进行全样本检查显然不现实，但同样采取随机抽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风险只对抽样的样本进行检查可能无法发现可能潜在的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需要针对收入的实际状况，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比如，尽可能多的选取样本进行检查或者利用大数据技术来实现全部抽样、全盘检查。

5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应对措施

5.1 并购筹备阶段重大错报风险应对措施

5.1.1 充分了解并购双方内外部环境

(1) 充分了解并购双方的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是指经济、行业和政策等环境，外部环境的改变，通常会对并购能否成功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会对跨界并购审计风险造成影响。因此，在设计和执行具体的审计方案前，注册会计师应该首先要对并购双方的相关材料进行阅读，从而对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外部环境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比如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发展阶段、当前行业环境以及相关经济政策等。

(2) 充分了解并购双方的内部环境

关于并购双方内部环境的了解，主要就是围绕公司的治理和股权结构、公司的内部控制等方面进行，而这些方面通常都与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真实、可靠有很大关系。注册会计师可以与并购双方的管理者和雇员进行访谈，观察企业运作流程和情况，检查相关资料和记录，重新执行内部控制流程等，形成对并购双方内部环境的全面认识，从而降低发生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

5.1.2 充分了解企业并购目的

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高低取决于并购方实施并购的目的是否正当。对于并购方来说，如果动机不纯，之所以选择跨界并购，是因为希望通过并购势头正好的企业，给企业自身带来经济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并购方有可能会盲目并购、做出不恰当的并购决策。对于被并购方来说，则有可能是为了借助上司公司获得更多的投资者关注甚至是直接得到投资等，如果有这样的动机，其进行财务造假的可能性就非常高，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如何避免此类重大错报的发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首先，对企业所处的宏观条件，如：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进行并购的目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其次，应当与企业进行更多的交流，可以与企业的管理人员就并购动因进行交流，以便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并购目的，但对于企业管理人员的说法不可全信，可以从多方进行了解以印证所得到的观点。最后，通过了解

企业近几年盈利水平如何、企业战略是否发生改变等，来全方位的对企业的并购目的进行辨别。

5.2 并购实施阶段重大错报风险应对措施

5.2.1 充分利用相关专家工作

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相比，跨界并购审计具有更广泛的范围，更高的难度，更大的风险。如果仅凭注册会计师个人的力量，很难应对在审计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所以，要想降低跨界并购审计中的审计风险，就必须建立一支拥有更强专业性、更丰富实践经验和更多元化的审计队伍。在遇到注册会计师专业范围之外的问题时，应当与各种专业人士进行协作，并运用他们的专业技术，来帮助解决审计实践中的问题。在跨界并购实施阶段，最关键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对被并购企业的资产进行准确的价值评估，从而确定最后的并购价格。在此阶段，就可以借助外部专业评估机构的工作，对被并购方的资产进行估值，并且对其将来的可能实现的利润进行预估。基于上述情况，还能够对本次并购所形成的商誉和可能的减值风险进行预估。

5.2.2 明确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

在进行跨界并购的过程中，肯定会牵扯到很多的会计处理方法和风险。在承接这项业务之前，注册会计师就应当对自己在这项业务中所要发挥的作用和所要承担的责任的边界进行界定，不能够轻易地替并购双方做出决策。在对并购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后，应当对其所选择的方式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说明，尤其是在选择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时，要对这两种方法的应用范围和优点进行说明，并且要对其选择的方法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详细的分析，例如巨额商誉、财务风险等。与此同时，还应向并购企业和被收购企业阐明适用于本次并购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以及相关的会计核算等。

5.2.3 商誉确认风险的应对

在跨界并购中，对于商誉确认风险的防范，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与并购方加强关于商誉确认计量、商誉减值风险的沟通，提高并购方对于商誉的风险的重视度；其次，首次接受跨界并购的审计人员应在开展首次跨界并购的审计工作之前，对企业上年度期末的商誉余额进行审查，以增强对公司的资产分类标准

的了解。最后，要结合有关数据和佐证，从总体上评价这一次跨界并购中可能存在的商誉确认和减值风险。

5.3 并购整合阶段重大错报风险应对措施

5.3.1 关注人事、经营及财务资源的整合

对于企业人事资源的整合，注册会计师可以提出相关的建议，如企业在一段时期之内，维持原来的运营战略，不要轻易地将企业的业务部门撤掉，让并购双方之间能够更好地进行员工的安排。此外，还应重点关注并购后企业的人员流动状况，一旦出现了企业内部人员的不合理流动，及时将信息反馈到企业，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在经营资源的整合问题上，注册会计师应当从总体上对企业的发展状况以及行业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帮助企业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策略，尤其是企业进行跨界并购之后，让公司保持平稳发展，不要轻易展开对被并购方业务的融合，也不要轻易涉足其他行业，这样才能让并购双方的经营整合不出现大的风险。关于财务资源的整合，应当从企业的需求出发，对财务体系进行重构或者对企业某项资产进行简单的合并，同时，也可以向企业提出一些其他的建议，比如：构建一个对财务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对财务信息进行及时更新的新系统，从而减少企业经营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降低风险。

5.3.2 业绩承诺风险的应对

注册会计师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来应对业绩承诺的审计风险：首先，充分核查被并购方业绩的真实性，如果其存在虚增业绩的行为，那么在并购完成后，大概率无法完成业绩承诺，从而造成重大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在进行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时，可以运用包括但不限于函证、询问等程序，比如还可以采取对重大往来客户进行实地走访等方式。其次，对于被并购方伪造转账记录和客户等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的相关客户发函以及实地探查，或者根据企业提供的客户详细信息，检查双方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等方法来进行。最后，总体而言，要充分重视被并购方的盈利水平，运用相关的财务分析方法来对企业的经营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其他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判断公司的总体发展状况有无异常。

5.4 并购检查风险应对措施

5.4.1 建立完善的跨界并购审计程序

与一般的年度审计相比，跨界并购审计业务相对较少。因此，在面对此类业务时，审计人员的工作经验很有可能不足，我们现在所运用的审计流程以及审计程序，大多与年报审计相关，尽管在这些流程及程序中，大多数都可以应用于跨界并购审计。但是，因为跨界并购审计自身具有特殊性，不仅要财务报表的真实公允提供合理保证，还需要对会影响合并后整合效果的因素提供合理保证。

不同并购阶段的跨界并购审计风险是存在差异的，并且在不同阶段审计风险的成因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审计程序可以完全涵盖整个并购阶段，这就导致审计人员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自身职责的参照，不同的审计人员在面对不同或者相同的情况时对重大错报风险的界定会产生差异，这就有可能忽略掉一些需要注意的风险点。因此，建立健全跨界并购审计程序是必须的，让审计人员在进行跨界并购审计时，能够做到有据可依，对各个步骤进行严格控制，始终保持职业怀疑态度，做到勤勉尽责，同时，在审计风险的识别过程中，针对不同风险适时地对其策略进行相应地调整，从而降低检查风险。

5.4.2 制定详尽的跨界并购审计方案

跨界并购并非简单的并购双方财务报表的合并，它是基于并购双方的共同目标、基于双方互补的角度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合并。并购双方都期望通过合并产生额外的效益，从而达到战略转型目的。由于不同的行业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因此，企业双方、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专家，都应该在合并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对并购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如：人事资源如何整合、双方企业文化如何融合、企业运营如何协调，企业资源如何配置等。在这个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发挥其引导作用，有助于企业从根源上减少在并购整合期间，由于整合效果不好而导致的合并后财务报表审计风险。具体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第一，除了要注意到被并购方的近期经营状况之外，还要站在更大的立场上，关注被并购方所属行业的长远发展。第二，注册会计师还可以对并购方与被并购方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为企业制定与被并购和并购方双方的运营特征相适应的融合方案，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意见，从而实现彼此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补充，达到一种具有协同作用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审计人员应该与并购双方主动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且向并购方提出自己的建议，为并购方在合并后面对的整合难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样才能从根源上降低审计风险。

5.4.3 重视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最近几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区块链和云端等技术给审计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由于信息技术具有可存储的数据较多,对信息采集与处理速度快的特点,不仅可以提高注册会计师对审计证据的采集与分析的效率,有助于其找到审计风险点,而且可以从总体上评价与提升审计方案。因此,在进行跨界并购审计时,可以将审计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其中。首先,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并购交易中涉及到的电子合同进行检测,对有异常电子合同进行追溯调查;其次,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对并购双方的财务资料进行彻底的审查,对有关的原始票据进行彻底的审核,对所有的银行往来进行彻底的检查。最后,利用信息技术,通过对标的企业的财务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得出被并购企业的估值,结合标的企业的行业数据进行对比,来判断其合理性。

5.5 审计风险整体控制措施

5.5.1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

在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构建的审计质量控制体系,大部分都是在对一般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进行控制。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跨界并购审计并非大部分事务所的主要业务,因此,一般的审计质量控制体系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跨界并购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审计风险往往更大,因此,这就需要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迅速地建立起关于并购审计的质量控制体系,并且有效地运行,来应对审计风险的增加。第一,要增强质控部门的独立性,确保质控部门的员工不会受到公司的合伙人及其内部员工的制约;第二,对与跨界并购审计相关的项目负责人实行更为严厉的评估制度,以施加压力来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水平的提高;第三,为了提升审计质量,要采取完善的复核程序,建立一支拥有多个领域经验的和高专业水平的并购审计复核团队,在并购审计中遇到困难或疑点的时候,可以向复核团队进行反馈,从而将审计风险水平降低。

5.5.2 加强专业化审计人才的培养

目前,企业的财务造假方式越来越具有隐蔽性,特别是在具有高度信息不对称的跨界并购中,在进行审计时,注册会计师很可能会忽略掉被并购方的一些微

小的异常，从而导致一些潜在的审计风险。因此，会计师事务所要加大对并购审计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培训力度，培育适合于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注册会计师也要在丰富的工作实践中，持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同时要对存在异常的点抱有怀疑的态度，识别出发生异常的内在原因。

5.5.3 加强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在当今竞争日益加剧的审计行业中，会计师事务所常常处于不利的位置。为了获取更多的客户或者谋求更多的审计费用，有可能会与被审计单位进行“合作”，增加审计风险。因此，应当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使注册会计师在并购审计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从而促进并购双方交易的成功。职业道德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提升：首先，是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既要确保在形式上的独立也要确保在实质上的独立；其次，注册会计师应当勤勉尽责，保持公平公正，并时刻保持审慎的态度；最后，以独立性和公平公正为前提，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其职责，确保其权威。

5.5.4 合理分配审计资源

与一般财务报表审计相比，跨界并购审计难度更大、范围更广。在并购筹备阶段，需要充分了解双方内外部环境，了解并购目的等，并购实施过程中，需要对被并购方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且需要核查其业绩的真实性，在并购整合阶段，包括人事、经营、财务等多方面的整合，注册会计师需要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所以，在承接了企业并购的审计业务后，为了更高效高质量地完成审计工作，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合理分配审计资源以确保并购审计业务的顺利完成。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目前,传统行业企业面临盈利水平下降、发展速度缓慢、转型升级困难等难题,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对其他新兴行业企业进行并购许多传统行业企业的选择,而随着企业每年财务报表的发布,跨界并购后的盈利水平、经营状况等并没有显著提升,并且还伴随着业绩承诺不达标、子公司失控、并购整合效果不佳等问题,导致了并购审计风险的增加,因此,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应对跨界并购审计风险。

基于上述背景,在通过对并购审计风险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学习,对众多跨界并购实例有一个全面认识之后,展开了关于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研究。从注册会计师角度出发,对跨界并购的审计风险进行了分析,将其与并购交易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对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和注册会计师本身所面临的检查风险进行全面分析,然后,结合WH集团并购J教育的实际案例,分析其潜在的审计风险点,并针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了相关的应对策略,希望能够为企业的跨界并购实践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过研究发现,跨界并购的审计风险贯穿于并购的全过程,并且各个阶段所面对的风险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注册会计师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并购的全过程当中,对跨界并购的审计风险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对其进行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首先,在并购筹备阶段,对并购双方的内外部环境和并购目的进行全面的了解。其次,在并购实施阶段,应当评估价值估值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做好商誉确认风险的应对。再次,在并购整合阶段,应该将重点放在企业的人事调整和管理等方面。与此同时,还应当建立完善的跨界并购审计程序、制定详实的跨界并购审计方案来应对检查风险。最后,还应当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等来进一步降低审计风险。

6.2 不足与展望

作者并未真正从事过任何一项并购审计工作,所有关于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理解,仅仅是通过阅读文献资料和相关的案例来获得,并且由于自身学识有限,对于跨界并购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思虑不周,分析也不够深入和透彻,因此,本文的研究仍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本文仅选取WH集团并购J教育一个案

例来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代表所有的跨界并购审计项目，在面对不同跨界并购审计业务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此背景下，作者期望能获得更多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寻求从事跨界并购审计工作的机遇，将理论与实践工作相结合，对跨界并购审计风险及其应对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Christopher Westland J..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nalytical procedures using mixture distributions[J]. *Intelligent Systems in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anagement*,2017,24(4).
- [2] Fearnley Stella, Beattie Vivien A., Brandt Richard. Auditor Independence and Audit Risk: A Reconceptualiz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2005,4(1).
- [3] Florin Dobre, Laura Brad, Radu Ciobanu, Eugeniu Turlea, Florentin Caloia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udit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2,3.
- [4] Healy Paul M., Palepu Krishna G., Ruback Richard S.. Does corporate performance improve after merger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2,31(2).
- [5] Kin-Yew Low. The Effects of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on Audit Risk Assessments and Audit-Planning Decisio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79(1).
- [6] Kochetova Natalia, Kozloski Thomas M., Messier William F. Jr.. Auditor Business Process Analysis and Linkages among Auditor Risk Judgment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2013,32(3).
- [7] Laurence Capron, Jung-Chin Shen. Acquisitions of Private vs. Public Firms: Private Information, Target Selection, and Acquirer Retur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9).
- [8] Mary Mindak, Wendy Heltzer.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audit risk[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11,26(8).
- [9] Maureen F. McNichols, Stephen R. Stubben. The effect of target-firm accounting quality on valuation in acquisition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5,20(1).
- [10] Naman Desai. Impact of company level information on auditor conservatism[J].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2016,15(4).
- [11] Shenglan Chen, Hui Ma. Anti-corruption reform and audit pricing[J].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7,5(4).

- [12] Shipeng Han, Zabihollah Rezaee, Ling Xue, Joseph H Zha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vestments and Audit Risk[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16, 30(1).
- [13] Wiersema, William H. Due diligence in business acquisitions[J]. Electrical Apparatus, 2014, 67(7).
- [14] 蔡颖, 张啸岳, 宋夏云. 资产重组审计风险的控制研究[J]. 财务与会计, 2019(16): 26-29.
- [15] 陈冲. 基于故障树和模糊分析的重大错报风险控制研究[J]. 财会通讯, 2018(25): 19-21.
- [16] 陈欣, 宋玉禄, 李振东. 频繁并购重组与异常审计收费[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0, 17(03): 23-32.
- [17] 翟进步, 李嘉辉, 顾楨.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推高资产估值了吗[J]. 会计研究, 2019(06): 35-42.
- [18] 董竹, 李益平. 试论企业兼并中的审计[J]. 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9(01): 17-18.
- [19] 韩倩倩, 李彬.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与并购风险过滤——基于信息、政策与治理的分析[J]. 理论学刊, 2015(08): 64-70.
- [20] 黄桂英. 基于业绩承诺的审计风险分析[J]. 财会通讯, 2019(28): 82-86.
- [21] 李莎. 企业并购审计风险综合评价[J]. 财会通讯, 2017(31): 76-79.
- [22] 李晚金, 江贤莹, 龚光明. 并购过程中审计师聘用的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会计之友, 2017(12): 108-113.
- [23] 林国宽. 事务所应对上市公司并购审计风险措施研究[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
- [24] 刘宇. 对企业并购审计风险的探讨[J]. 会计之友(中旬刊), 2008(05): 53.
- [25] 倪筱楠, 肖梦瑶. 循证管理在企业并购审计中的应用[J]. 商业会计, 2018(02): 78-80.
- [26] 聂新军, 吴益兵, 张阳.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基本理念与决策模型——基于信任缺失下审计证据驱动视角[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01): 24-31.
- [27] 潘峰. 并购审计风险及其防范[J]. 山东社会科学, 2012(03): 112-114.

- [28]潘峰. 并购审计风险模型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2(02):86-89.
- [29]潘峰. 并购审计相关问题研究[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40(02):28-30.
- [30]宋夏云, 曾丹丹. 关联方交易审计风险控制对策研究[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7(05):80-84.
- [31]孙恺. 上市公司并购审计风险研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 [32]王丽, 冯玉婷, 刘红芬, 卜伟国. 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形成路径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5, 30(05):76-84.
- [33]吴琼. 传统企业并购互联网企业中的审计风险分析[D].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18.
- [35]吴溪, 杨育龙, 张俊生. 预防性监管伴随着更严格的审计结果吗?——来自中注协年报审计风险约谈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14(04):63-71.
- [34] (美)阿尔沙文·A.阿伦斯, (美)詹姆斯·K.洛布贝克著, 石爱中等译. 审计学整合方法研究[M]. 北京: 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1.
- [36]谢林平. 2.0时代的企业重组并购审计[J]. 中国内部审计, 2015(09):33-37.
- [37]熊梦云, 彭卉. 企业并购审计风险及其防范[J]. 财会月刊, 2013(16):95-96.
- [38]徐嫣然. 并购审计风险防范研究[D]. 重庆: 重庆理工大学, 2020.
- [39]徐峥. 风险导向审计中的常见问题及实务应对[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10):73-75+3.
- [40]杨阳. 基于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的审计风险行为研究[J]. 经济地理, 2016, 36(10):39-45.
- [41]余俊仙, 马锐华, 汪祥耀.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的风险分析和防范对策[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3(06):76-82.
- [42]余玉苗. 行业知识、行业专门化与独立审计风险的控制[J]. 审计研究, 2004(05):63-67.
- [43]张爱民, 洪梅. 企业并购前期审计的特殊性分析[J]. 审计月刊, 2009(05):34-35.
- [44]张楚堂. 论审计风险的概念[J]. 审计研究, 2001(02):48-50.

- [45]张来斌,程传勇. 审计人员在企业并购中应关注的问题及审计风险的探讨[J]. 特区经济, 2006(05):364-366.
- [46]张龙平, 聂曼曼. 试论新审计风险模型的理论进步与运用[J]. 审计研究, 2005(04):26-33.
- [47]章琳. 谈创业板上市公司审计风险管理——以金亚科技财务造假事件为例[J]. 财会月刊, 2016(16):65-67.
- [48]钟锋. 审计风险防控机制的基本构成[J]. 审计月刊, 2012(12):20-21.
- [49]周海娟. 基于CPA责任保险的审计风险管理探析[J]. 财会通讯, 2018(04):70-73.
- [50]周圣旻. 并购审计风险及防范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 2018.
- [51]朱小平, 叶友. 审计风险、商业风险、业务关系风险、经营失败与审计失败[J]. 审计研究, 2003(03):8-13.
- [52]朱荣恩. 审计风险模式及效用[J]. 外国经济与管理, 1988(06):36-37.

致 谢

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行文至此，我与兰财的七年就要结束了，始于16年深秋，终于23年盛夏，求学多载，或好或坏，我都已经接近这一旅途的终点了。既有即将离开校园步入充满未知社会的激动和担忧，又有离开校园的不舍与彷徨。回忆过往种种，思绪万千，仅以此文聊表。

求学不易，幸遇恩师。感谢我的导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关于学术，老师一丝不苟，对所有的论文都认真对待，在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老师将不足之处一一指出，从整体框架到格式规范，无不体现出老师的耐心与细致；关于生活，老师总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也总告诉我们趁假期多走走多看看，求学之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同等重要。这些都将使我终身受用，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生活，都将认真积极、充满希望。

何其有幸，岁月并进。感谢我的女朋友小段同学，一路走来，我们互相陪伴互相鼓励，一同游历一同成长。从七年前的初见惊欢到如今的久处怦然，澎湃的爱意并未随着岁月而流逝。余生路漫漫，愿我们仍能携手共进，同游山水，共历美好。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感谢我的朋友同学们，我们一起玩闹的日子，难以忘记，将要远行各奔东西。愿虽经历世事磨炼，归来仍是少年。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赞同我的想法，支持我的决定，让我能够跟随心的方向前进。

心无止境，文有尽时。愿我们所求皆所愿，所愿皆可得。